

036 - 身份认证

自我认同与他人的关系是人的一个普遍问题。而当人生活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时，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身份问题是自我的人生痛苦，从他看到自己与他人相比的年龄开始，痛苦就伴随着他。但是，认同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不是按照自己，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尺度来实现自己，而是试图与其他自我竞争性地实现自己，而这些自我事实上也遭受着与它同样的问题。

当自我在对方的地盘上凭栏远眺，欣赏对方的花朵时，却没有看到对方也在对自己做同样的事情。身份认同，或者说今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非常严重，以至于导致自信心的丧失，久而久之就会退化为个人意识的完全丧失。危险的情况，尤其是自我的性格本来就弱，容易缺乏安全感。

身份的问题，即自我不认为自己有价值的那个特点，其实是一个创造力的问题。但是，当自我具有创造性的时候，身份问题本身并没有消除，因为自我在实现其低级自我的幻觉之前，永远不会对自己完全满意。所以，一个地位低的小我会和地位高的小我经历同样的身份问题，因为它和另一个小我之间的比较只会在规模上发生变化，但会始终存在，因为小我始终处于一种改进的权力中。而它为自己寻求的改进是没有尽头的。

但自强不息是一种掩饰，自我隐藏在这种掩饰之下，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快乐生活的理由。但他难道不知道，每一次的进步都已经是由欲望体产生的吗？

身份的问题来自于人的真正智慧意识的缺失。只要人靠他的智力生活，只要他的意见只靠感觉经验来支持，他就很难用一种不由自我中心经验决定的智力的绝对价值来代替他自以为知道或理解的东西。

只要人渴望在生活中表现自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会受到这种欲望的影响。如果他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另一个人就会在背后推他一把，以此类推.....

这就是为什么在人身上，任何形式的失败对他来说都构成了任何形式的身份危机，无论他的地位如何，因为身份问题不是一个成功的问题，而是一个意识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智慧问题。

人在他的生命过程中发现真正的智慧遮蔽了智力，他已经开始不那么受身份问题的困扰，尽管他可能仍然受困于真正的创造力的缺失，等于他觉得自己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只有当他的身份符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他才会意识到创造力可以有无数种形式，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心理的创造力形式。而从这种形式来看，他的欲望之体和他的创造智慧可以完美地和谐相处。

创意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世界，而是要为自己做一些完美的事情，让内心世界外化。世界就是这样被改变的：永远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相反。澎湃的生命开始意识到身份的问题。他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还是有点像以前的样子。但他也看到，随着身体的变化，他的意识也在成长，身份问题也慢慢消失，表面上是以前无意识的自我。

渐渐消除了糜烂的身份问题，终于让他过上了自己真正认为的生活，也让他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好。人的难处，莫过于受身份的影响。因为他实际上受着虚幻形式的折磨，也就是说，他为自己创造的原因，正是由于他没有智慧，也就是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创造智慧。

身份的副作用之一，有的人是羞耻，有的人是尴尬，大多数人是没有安全感。一个道德良好的人，为什么要体验到羞耻感，因为羞耻感只是社会对他被困在社会思想网中的心灵的反映。同样的道理，也是由于自我无法一下子摆脱别人的想法而产生的尴尬。如果尴尬的自我能摆脱别人的看法，它的尴尬就会消失，它就能更快地获得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这种心境使人总是能从自己的日子里看到自己。

身份的问题来自于人的中心性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削弱了智慧的穿透力，使人成为他的智力的奴隶，成为他自己的那部分不知道思想规律和精神机制的奴隶。所以，人，任凭自己的经验，他的智慧缺乏光芒，被迫接受别人对人的本质的看法。

如果人自问自答，如果这另一个人和他的处境一样，怎么可能让他开悟呢？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身份问题根据事件对自己施加的压力而恶化。

心中的自我无疑是被他的思维方式所困，而这种思维方式并不适应他的真实智慧。而这种思维方式与它的智力的现实性相矛盾，因为如果它通过直觉等方式感知到它的智力的现实性，它将首先拒绝它的现实性，因为智力对直觉没有信心，它认为直觉是自己的非理性部分。而既然智力是理性的或所谓理性的，那么任何与之相对的东西都不值得承认为智力。然而，直觉的确是真正智慧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对自己来说还是太弱了，无法把握其重要性和智慧。它就会退回到它的理性中去，失去了发现心灵的微妙机制的机会，而这些微妙机制可以揭示它的身份问题。

但是，只要智力还没有放开，自我还没有开始听从自己的内心，认同的问题就必须留在人的身上。如果自我对它内在的真实智慧的性质和形式敏感，它就会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这种智慧的住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去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身份问题也消失了，因为他意识到，他所认为的自己只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变形，他的真实智慧，无法超越他推理的高墙。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只有自我的内在力量，他真正的智慧，才能把他从舆论的树皮上抬起来，让他站在自己真实身份的岩石上。而社会越是解体，其传统价值越是崩塌，自我就越是处于灭亡的过程中，因为面对日益茫然的现代生活现象，它已经没有正式的社会脚手架可以立足。

但是，自我并不总是愿意倾听那些能够给它提供了解自身奥秘的基本钥匙的人。因为它的心理已经变形，导致它对一切不符合它的主观思维方式的東西提出质疑。这也是为什么自我拒绝看得更远只能是咎由自取的原因，但我们可以让他意识到，虽然今天他不能看得更远，但明天他的视野会根据能量渗透的程度而扩大。

因为事实上，不是自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了它的身份之墙，而是灵魂带领它穿越苦难，也就是通过它的光的穿透，去注册，超越智力，智慧的振动。而这种震动冲击就成了结束的开始。

有少许骄傲的自我，向现实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因为已经有一种谦卑使他们注定了自己的光芒。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自尊心太强，这道光，这张薄薄的网，无法穿过。而这些自我最容易受到巨大的转折、巨大的挫折，让他们惊愕，让他们更加现实。

身份危机可以确定为人的不成熟。真正的身份证明了真正成熟的发展。

灵魂在行动上独立于自我的，只要自我不在他身上使劲，他就会很轻松。就是这一刻，自我也不知道。而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它才发现，它的虚荣心，它的骄傲，它对自己的迷恋，它的想法，在压力下像鸡蛋一样爆裂。

灵魂的痛苦有它的原因，小我一开始无法理解，但它又不能不活。是灵魂的作用。现在是它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时候了。当初经历过的身份问题，正在被重新定位，他的自尊心如儿戏般崩塌。不管自我是多还是少的骄傲，一切都归于没有安全感。我们会经常遇到所谓 "坚实"、"强大" 的自我，对他们来说，现实纯属幻想，正是这些自我的身份受到了最大的影响，当灵魂在自我无法再控制的生活事件的压力下，使心理和情绪发生震动。

正是在那里，在这些困难的经验，自我开始看到自己在它的弱点的真实光。正是在那里，它看到了它的虚假身份的安全感，其中它的智力的骄傲优先，在光的振动压力下爆裂。然后说他变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是受苦。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当灵魂开始冲破虚假身份的墙壁时，它就不再停止工作。因为意识降临到人，真正的智慧、意志和爱的时代已经到来。

小我因虚假的身份而感到强大，但当感受到振动冲击时，就会感到像芦苇一样脆弱。而后，它才恢复了自己的力量，灵魂的力量，而不是欲望之躯的虚假力量，超过了滋养情感和低级心灵的形式。

人的身份危机对应的是自我对灵魂之光的抗拒。这种对应性导致了自我生活中的痛苦与这种阻力成正比。而所有的抵抗都是登记在册的，尽管它是被自我从心理上或象征性或哲学上感知到的。

对于灵魂来说，人的一切都是能量，但对于人来说，一切都是符号。这就是为什么人

在看到的时候有那么多困难，因为他一旦摆脱了这些形式的束缚，他将看到的是通过振动，而不是通过形式的象征。所以说，真实不是通过形式来理解的，而是通过振动来认识的，振动产生和创造形式来表达自己。

身份问题总是招致符号学的过剩，即人的主观思想形态。这种盈余，在特定的时刻，恰好与灵魂通过思想形态的符号与自我进行接触的努力相吻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它在头脑中进化。

小我意识到，在不了解深刻原因的情况下，它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摆在一起。但是，由于它仍然被它的形体思想、情感所囚禁，所以它相信自己的运动，它的运动！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研究过程只来源于他。而这正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自我在真假的幻觉中，在自由意志的幻觉中。

当灵魂的能量穿透并突破虚假身份的障碍时，自我就会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再是让它成为正确的人，而是要获得它真正的智慧。它就开始明白了。而它所理解的东西，无论它的善意如何，都不被那些不在同一智慧中的人所理解。因为一切都在符号之外，一切都在振动。

当自我和灵魂相互调整时，身份的问题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自我不再拉着现实的盖子（毯子）在自己的一边，而灵魂则在另一边工作。两者之间有对应关系，人格是受益者。因为人格永远是灵魂与自我之间差距的受害者。

只要人的身份问题存在，他就不可能快乐。因为他的生活中存在着分裂，尽管他的物质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很顺利。只有和自己的统一性成正比，才能真正走好。

现代人的身份危机，只有那些已经遭受了足够的挫折，以至于在他们身上激起了巨大的平衡欲望的人，才会有利地到达。但这种对平衡的渴望，只有当自我放下了折磨灵魂的工具，操纵灵魂的细微能量时，才能完美实现。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里，在发现一种伟大的精神性的地方，身份危机可能会和没有遇到自我对那种内在的东西的巨大敏感一样，甚至更严重，而这种敏感无情地把自我推向一种越来越伟大、越来越追求、最后越来越不完美的精神性。

属于这一类人类的人必须看到，所有的形式，甚至是最高的、最美的形式，都掩盖了灵魂的真实面目，因为灵魂不属于自我的平面，它看到的是无限的，当自我过多地依附于形式，甚至是精神的形式时，它就会干扰宇宙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必须通过灵魂，提高人的所有低级原则的振动率，这样他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当超人成为生命的主宰时，他不再需要被灵魂层面吸引，因为是灵魂，它的能量，降临到他身上，并将它的光的力量传递给他。

人的精神身份是通过灵魂能量的形式，存在于他的内心。但这种能量并不具备转生的力量，虽然它对人格有转化的能力。

但仅有人格的转变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人的最后一面。而只要小我不同时与灵魂结合，精神人格就很容易使Man陷入道德的快速转换，以至于心灵和情感的任何平衡都会使他陷入精神的尖锐危机，宗教的狂热。

因此，即使是精神激烈的人也会伤害自己和社会。因为狂热主义是一种精神疾病，而那些成为它的受害者的人，由于他们对精神形式的特殊利用，很容易在别人身上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足以使他们成为伟大的信徒，也就是说，他们是形式的新奴隶，被狂热主义抬高到只有精神疾病患者才能撑起的台阶上，如果他得到那些和他一样无知，但对这种疾病形式更不敏感的人的顺从信仰的帮助。

越来越多的Men，在没有成为狂热的灵性的情况下，对自己的灵性印象太深，不知道它的局限性，即形式的幻想。迟早有一天，他们回过头来，会发现自己一直是精神错觉的受害者。然后，他们把自己投入到另一种精神形态中，这种马戏团可以持续很多年，直到有一天，他们对幻觉感到厌恶，永远从幻觉中走出来，并意识到意识是超越形态的。这些人有机会超越形式的限制，最终发现上位心的伟大规律。

精神认同的危机对他们来说，在那一刻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一切都为灵魂的经验服务，反对自我，直到有一天，自我离开了经验的必要性，只知道它内部的超意识。

精神认同的危机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危机。

因为人类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和科学来生活。他需要其他更接近他的东西，而科学不能给他。但旧式的正统宗教也不行。

于是，他一头扎进了无数的精神，或者说是深奥的精神冒险中，坚定地要找到他要找的东西，或者说寻求他想找的东西，而他并不确切知道。然后，他的经验把他带到了所有教派、所有哲学或神秘学派的范围内，在那里，他发现，如果他比一般人更聪明的话，他认为他能找到答案的地方是有限制的。

他终于发现自己终于孤身一人了，精神上的身份危机越来越难以忍受。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一切都在他的智慧、意志和爱之中，但他对规律的认识还不够，还不能发现寻人眼中隐秘而隐蔽的机制。他经历了怎样的惊喜！

当他意识到，他在危机中寻找的只是他的灵魂机制，服务于使他进步，以便他能唤醒自己，也就是对她说。

而当这个阶段终于开始的时候，人，人的自我，去精神化，并开始理解他身上的超常智能正在觉醒的本质，并使他认识到所有Men的幻觉，他们在自己之外寻找，怀着世界上最好的意图，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整个过程是灵魂的经验的一部分，它利用自我来准备他进入与它的振动接触。

人与现实的存在已经没有联系了。而这种失去联系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这个地球代表着一艘装满了疯子的船，他们不知道船要去哪里。他们被无形的力量领导着，没有人知道这些力量来自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人类与看不见的东西分离了这么多世纪，以至于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追踪。而这种意识的丧失，就是他存在问题的墙背后的原因：身份。然而解决方案离他是如此之近，同时又是如此之远。如果他知道如何听他不想听的东西就好了。

口水战和思想战是他的全部家当。如果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部分是伟大的，而另一部分却受到感官的限制，二者可以走到一起，那么什么人可以自给自足呢？如果人有一天能认识到，自己以外的人都不能为自己而活，只有自己才能为自己而活.....但他不敢为自己而活，因为他害怕别人会怎么说他。他真可怜！

人是不断在与幻觉的斗争中失败的生命，因为是他们自己让幻觉保持了活力和力量。每一个人都害怕破坏那伤害他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噩梦！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呢！因为20世纪的人将看到向他降临的生命，他们在星空之间移动，对他来说，他们曾经是神。

个人身份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存在。由于这个问题产生于低级思维和高级思维之间缺乏联系，它的影响在世界以及个人层面上都能感受到，因为只有高级思维才能向人类解释他的星球及其古神的伟大奥秘。只要这些神灵是古代历史的一部分，人就不会被它们困扰。

但是，当这些同样的生命以现代的眼光回归并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时，就会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震撼，而没有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人，则被夹在自己的虚假身份--以及自己所想所信--和周期性现象之间。

如果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他在自己的内心接收到真正的智慧，关于一个最令人不安的现象的必要信息，对于一个他不知道和不了解的星球，人不会经历星球身份危机，因为他已经解决了自己内心的个人身份危机。

既然人类正大步迈向历史和人生的转折点，那么，个性，也就是人与宇宙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就必须建立起来，因为从真正的个性中，发现了自己真正身份的人身上的震动才会显现出来。而只要这种真实的身份没有稳定下来，个体性就没有完全完成，不能说人是 "成熟" 的，也就是说，人有能力面对任何个人或世界的事件而不被干扰，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也知道了原因。

当我们一般说到身份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的，我们试图界定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身份危机远不止于此。不再是社会人成为衡量的标尺，是我们要达到的常态。相反，常态必须是换位的，也就是对自己的重新定位。

当阿文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高于括号里正常人的身份时，他意识到了两件事。首先，让正常人担心的事情，不再让他担心；而让亚正常星球不爽的事情，在括号里，就是正常的。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真实身份的现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决

定了哪一个人能够克服正常人或无意识人的正常弱点，更决定了不再正常的人--

也就是无意识的、相对平衡的人的程度--

能够承受行星秩序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有可能扰乱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并导致产生这种人的文化的崩溃。

一个发现了自己真实身份的人，无疑是凌驾于一切形式的心理体验之上的，而这些心理体验可能会扰乱一个仅仅是他的文化产物的人，而他只是按照他的文化价值观来生活。因为事实上，当外部事件来干扰文化时，也就是说，当外部事件来干扰文化时，文化是一张很薄很脆弱的网，它与它不知道或完全不知道的现实的现实的关系重新定义。这就是人的身份未解决现象的危害。

因为如果他不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当周期末事件来扰乱他进化的正常进程时，他将在情感和精神上被社会心理和他的自然反应所奴役。在这里，人必须摆脱社会个体的反应，这样他才能按照一种普遍的理解模式来生活体验。只有真实的身份与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智慧相对应。只有真正的身份才能毫无困难地按照脱离人的局限性情感的智慧来解释宇宙事件。

人类的身份危机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生活问题。人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所要了解的心理范畴已经不适合那些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与自己斗争时的那种生活情趣。他的真实身份已经填补了他的存在的所有角落，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自我，这是住在他的心灵的另一个维度，一个维度或能量平面，不能通过模仿联想，因为它是完全独立的无意识的人没有真实身份的情感和心理结构形成的心理类别。

身份危机现象对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因为他永远无法在自己的内心得到完美的幸福，与自己在一起，这是他不断追求的。对他来说，快乐是一种体验，他想永久地生活下去。但他没有意识到，要想成为他所谓的"幸福"，就必须自我感觉良好，也就是说，能够感觉到内心的完美和谐，而外界又不能干扰这种和谐。他没有意识到，只要他没有内在的力量去穿透赋予生命色彩的背景，生命就不会与众不同。

一个发现了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不再过以前的生活。颜色变了，生活不再有同样的吸引力，它的各个层面都不一样了。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的前世，因为是真正的个人决定了它的可能性，而不是由他所扎根的文化断然强加给他的。

发现了自己身份的人的生活代表了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时间中消失了，不再有一个限度，即结束。已经，这种意识已经在介入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创造方式。只要人受制于身份，只要他不与内心真正的智慧接触，他就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当他在光中时，他不再需要供养自己的需要，因为他已经通过振动知道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知识使他能够产生他所需要的创造性能量。生存的心理范畴逐渐消失，为一种创造性的能量让路，这种能量利用人类的所有资源，并使它们为人类的福祉服务。

为了让人克服自己的身份问题，在他的内心必须发生价值观的转变，从心理层面到纯粹的智慧层面。虽然心理学的价值促成了他的危机，因为这些价值局限于他的感官，局限于他解释感官材料的智力，但他需要一个不受智力认可的衡量规则。

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反对某种穿透他的、他在运动中无法阻止的东西。当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种独立于他的自我和他的嵌合体的智慧之光。正是在这里，这种价值的位移开始被感觉到，导致内在的痛苦，足以使光的智慧穿透根据什么必须由觉醒的人经历。

价值观的转变只是循序渐进，让自我保持一定的平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新的平衡，自我不再是正常的、社会的，它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它看透了形式和规范的虚幻，并将自己越来越个性化，以提高其微妙身体的振动，也就是它的个性和真实身份将基于的方位。

价值的位移其实是价值的崩塌，但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位移，是因为发生的变化对应着一种振动力，这种振动力改变了人们的观察方式，使思维方式能够适应人的更高中心的智慧。只要自我还没有目睹这种振动的崩溃，它继续谈论思想的类别，符号，构成其虚假身份的墙壁。但一旦这些墙开始减弱，价值的位移就对应着深刻的变化，这不能由自我合理化。既然它不能被它理顺，那么它终于被光明所打动，也就是说，它终于与光明建立了永久的、不断增长的联系。

他的生活，就在循环中被改变，很快，他的生活不再是极限，而是潜能。他的身份越来越多地被定义在与她的关系上，而不是被定义在与他的主观欲望上。而他也开始意识到什么是 "真实客观的自我"。

当他认识到真实客观的自我时，他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自我就是自己，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其他东西，他看不到，但他感觉到存在，在那里，在他的某个地方。智慧的、永久的、持续存在的东西。通过他的眼睛观察的东西，并解释世界的现状，而不是像自我过去看到的那样。

不再说这个人是 "心理"，而是说他是 "超心理"，也就是说他不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苦于身份离他太远了，离他的经历太远了，所以当他看到自己身后的过去，看到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相比，他很惊讶。